

八十年人生硬仗 贏得自尊和驕傲

「人，必須活得有自尊和驕傲」殷先生常講這句話，他做到了。
四月二十七日，殷先生辭世；雖然，他不認為「那美好的仗，我已打完」，但每位知道他、敬重他的朋友都以為，殷先生竟其一生的每一場戰事，都贏得了自尊和驕傲。

八十年人生軌跡，殷先生只投身一種戰事——義理之爭，他每每高舉義理大旗，砥柱橫流，爭原則、爭正義，殷先生生來就是正義使者，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

卓亞雄 謹述

營造龍頭明辨義理 大聲疾呼抗爭特權

「營造業的龍頭」是業界對他，以及大陸工程公司的稱呼；早年的工程實績和口碑，雖然是贏得此一尊敬的原因，但更關鍵的，卻是近二十多年帶領民營營造業力抗強權，爭取「公共工程公開招標」、廢除公營營造業議價特權；殷先生參與也見證了近六十年中國營造業的發展，他萬萬想不到這部他置身其中的營造業發展史，竟然讓他二十多年夜半無眠，起戎三嘆，一切就只因爲政府開了「特權議價」的門。

「六〇年代中我們在海外包工程，聽說韓國人也想來做，都覺得好笑，那時韓國的營造力還差得遠，而我們在亞洲僅次於日本；而今天呢？韓國的幾家大民營營造業，在政府積極培養、扶持下，早已跑到我們前面去了；甚至連新加坡也超越了我們；台灣的營造實力在亞洲，恐怕快跌到倒數幾名了！」

爭取公共工程公開招標，殷先生沒有一點爲己的私利考量；他爭的是個最基本的道理——給民營營造業合理的生存空間，才能厚植我國的營造業實力。

這當然是義理之爭。殷先生爲了爭個道理，不畏讒言、不懼流派、把握每個會議、每個場合、每個機會，大聲疾呼特權議價之錯著，痛陳錯誤的政策扼殺民營營造業生存空間，更也迫得我國整體營造實力發展遲滯，甚至萎縮。

爲了講這個道理，他出錢出力出時間，整個生活重心、工作重心全然轉移；沒有機會

講，就提筆寫文章，在辦公室寫、回家也寫，出國在旅館寫、連住醫院還在病榻上寫、在輪椅上寫……。一篇篇理甚於辭、義甚於情的文字出爐，殷先生尋求每一個以讓更多人看到的機會，向報紙投稿，辦個雜誌刊印，分送朋友……實在只是憂時之言，就算是沒有「出路」，鎖進抽屜裡成了「史料」，也是活生生的正氣歌。

台灣過客寶島情深 光武新邸住宅革命

膺任過世界不動產聯合會世界會長，及世界營造工業聯合會總會長兩大全球性組織領導人的殷之浩，雖然每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時間奔走國際，但是他對本土台灣的用心，確實豐富到令人感動。自謙不懂政治，爭義理、直言無畏的性格，又是政壇和稀泥文化最不喜歡的類型，但是，殷先生努力的盡他國民、公民的義務，默默的觀察這個社會，找出那些是真正在做事的人，適時給予支援，希望能擴大正義的力量。

民國七十七年，政府解除戒嚴時代初期，監察委員康寧祥籌辦一分針砭台灣政治、社會的報紙——首都早報，尋求殷先生的支持時，殷先生幾乎是在康委員開口的同時，就立刻表示贊助。令康委員感動的，這份贊助不但是鉅額，遠不只一次，沒有任何條件，也不要任何名器，當然更不干預報紙編務；康委員回憶，在那樣的環境下，支持一分批判性的報紙，錢，倒在其次，個人被歸入流派的風險，才是更關鍵，也更鉅大的。



■ 92'年殷先生出席國際會議時，參觀影響其一生職志的胡佛大壩

首都早報沒能撐持好久，結束之後康委員再去拜訪殷先生，向他致意、致歉，殷先生一擺手「你們盡了力了！」康委員是本省籍政治人物，殷先生是外省籍企業家，康委員從來沒有感受過、想過，一位外省企業家對本土竟是這麼用心。

民國八十二年一月十日，快八十歲的殷先生一手拄著杖，一手揮著小國旗，和殷夫人一起參加擁護「李、郝體制」的萬人遊行，走了一大段距離，才給大家認出來是「殷之浩」；問他為什麼來參加，殷先生說：「郝院長做得好，徹底改善治安，當然要支持他。」再問他：「不怕沾上「反李」色彩？」殷先生說：「支持郝院長，為什麼一定就要被認為是反李？」殷先生強調他不懂政治，但是他對政客搞流派，挑起省籍情結總是不去掩飾他的難予苟同，認為政客為了私利爭鬥，必將害了公義。

回到工程本行，殷先生曾請人製作立軸乙幅為銘，並廣贈營造同業互勉，文字是這樣的：「營造，以汗水凝聚智慧與毅力，雄踞空間與永恆，創造歷史，造福人群」這一僅陳明建築、營造的有形意義，殷先生更在灌注濃厚的本土情之後，讓每件作品不但見證當時社會環境，而且還努力帶著整個社會往前邁了一步。

民國三十七年就進大陸公司的現任太平洋建設董事長章民強印象特別深的，是每個工程都要有觀念上的創新，與技術上的進步，復旦橋兩側的四樓連棟公寓光武新邨，是章民強津津樂道，也是殷先生最自豪的；這批百戶公寓讓中國人接受了公寓連棟比鄰的新住宅型態，這在以前是沒有的，大家都要一塊地、一片天

的透天厝房子；光武新邨為地狹人稠的台灣成功的帶來住宅革命。光武新邨在技術上的創新更值得稱道，當時物資匱乏，尤其建築用的紅磚更是奇缺，於是光武新邨率先引進水泥磚、空心樑的革命性措施，縮短工期又堅固美觀，贏來了「示範房屋」的美譽。殷先生對他的每項工程，都當成藝術品般的精心雕琢，灌注豐沛的人文精神後，每個作品不是成了地景，就是地標，像是中山高速公路的大主跨圓山大橋興建，一百五十公尺的主跨，在技術上贏得全世界最大單孔面積橋樑的紀錄；景觀上更為基隆河畫下一道美的弧線。圓山大橋如此，圓山大飯店也是美麗的地標；二十多年前興建的大陸大樓，在鄰近新建高樓群中，仍然端莊的矗立著，非但毫不遜色，甚且猶有過之。

創立將屆五十周年的大陸公司，經由殷先生對新工法、新技術的勉力追求，也等於是半世紀的中國營造技術發展史；殷先生在推動每個工程時，似乎都強烈的企圖要藉這個工程，把台灣的營造技術往前推一步，這個擔子不是那個人交付給他的，而是他熾烈的中國情。殷先生不會去恨鐵不成鋼，他把百鍊成鋼攬成自己的責任；從民國四十八年引進預壓混凝土技術為清華大學建原子反應爐起，一直嘗試將把台灣的營建技術推到世界先進水準，殷先生每一刻都在思考，都在致力本土營建技術的提升。

民族大義浩然正氣
匯集菁英交流兩岸

不僅是奉獻給本土，殷先生更有重振中華民族於世界的宏願；他長年往返國際社會，以身為世界文明史上最進化的中國人而自傲，但是國際社會卻沒有給中國等量的，甚或是起碼的回應，反而以相沿已久的落後、專制、天災人禍不斷的刻板印象回應；這讓殷先生激昂起「為中國人做些事情」的想法。殷先生在想，上一代中國人鬥爭、牽制都已是過去，下一代中國人的菁英應該聚在一起，為中國、為亞太、為世界，奉獻世界最優秀民族的智慧，畢竟，二十一世紀是亞洲人的世紀，中國人是亞洲的中樞，當然要讓自己先強起來。

於是，殷先生在許倬雲先生、沈君山先生、康寧祥先生、殷允芃小姐的理念激盪下，自民國七十九年起，一連三年分別在美國加州、日本宇部以及澳門辦了三期「浩然營」，取名「浩然」，除了培養學員有孟子所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的胸懷，也兼為紀念殷先生尊鑄夫先生，早年承革命志士黃興之囑，在日本興辦「浩然廬」照顧流亡日本的青年志士，意義深遠。

浩然營的學員來自兩岸及海外的中國菁英，在這兒，不論黨派，不談左、中、右，只在培養菁英們的世界觀以及瞭解全球變遷大勢，浩然營每期以四到六周的時間，邀集世界級的大師為中國菁英「開示」，瞭解世局大勢的同時，也絕不對中國人在這個世紀的成就妄自菲薄，也邀請了中國大師來談中國人的貢獻，兩岸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與文化發展；希望這段期間能夠蘊育出日後中國人破繭重出的動力，這一切，當然不是三、五年甚至十年可以立見成效的。

長遠的培育中國菁英外，殷先生對於近程

的兩岸經貿交流也不遺餘力的奉獻，擔任海基會董事，依章程贊助基金，只是有形的一小部分而已，其他為中國人下個世紀前景而努力的心，更是讓人敬佩；殷先生晚年積極規劃投資大陸，倒不是想一圓五十年前創立大陸公司的夢——全大陸都有我們的分公司，而是更具民族情的出發；當殷先生看到日裔、韓裔充斥大陸，他真的急了，他擔心中國人好不容易才有點起色，才掙出頭來，要是為了「大陸熱」的浮面現象而遲滯了對下世紀中國人前景的努力，讓東亞日、韓等國從中漁利，這是殷先生極為焦慮，也極不願見到的。

民胞物與世界宏觀 造福人類弱勢族群

以身為世界上最優秀民族一員而自豪的殷先生，更是超脫本土心、民族情之上，廣被世界愛；先生的世界觀，正是中國人「民胞物與」的極致發揮，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人飢己飢、人溺己溺，殷先生以為中國人講的「仁民愛物」，正是讓世界走向大同的最終方法。

因此，殷先生在一九八八到八九年膺任世界不動產聯合會世界會長期間，即對文明世界長期關心卻始終沒有具體行動的經濟發展帶來人類生存環境破壞、弱勢族群益發惡劣的居住條件等問題，展開行動。殷先生捐出經費，動員包括聯合國組織在內的資料及專家，完成了「世界貧民違建住戶概況初步調查」、「老人住宅問題初步研究」以及「環境保護與不動產業初步研究」三份報告，為人類弱勢族群做了積極的第一步奉獻。

一九九一年，殷先生榮膺世界營造工業聯合會總會會長，任職期間除了致力業界本身進步的一些努力，也積極推動建立業界對世界落後地區的協助管道，殷先生和世界銀行接洽，希望能經由世銀的居中協助，促成先進國家將技術轉移給落後國家，以實際行動協助第三世界國家的建設。

提攜後進幫助他人 堅持誠信義薄雲天

殷先生的成功，除了本土心、民族情和世界愛之外，還有他個人的一些人格特質。首先，執著義理的一生行事，即便有人以「唐吉訶德」形容，但也是十足的正義之師，這是世人所瞭解的。「成就別人」是殷先生特有的成就感源起，殷先生非常提攜後進，這是太平洋建設董事長章民強感念一生的；三十年前章民強想離開大陸公司自行創業，殷先生知道後，非但沒有責怪章民強，反而大力支持章民強，只因爲章民強是個人才，殷先生就是希望人才出頭。

支持創立「宏大創業投資公司」更是將殷先生「成就他人」的理念制度化；殷先生有感於國內的待遇、工作環境請不起居留海外的高科技人才，「楚材晉用」是中國人的損失，於是支持施振榮先生成立創業投資公司，讓人才能夠回國爲本土、爲中國人效力，兼也培養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競爭力，而這正是殷先生樂見的。

誠信，是殷先生的另一特質；九年前買下財神酒店，殷先生給小套房持有人一個相當不

錯的價錢，絕大多數的套房所人都接受，只有極少數的人在起哄、喊價；殷先生堅持不肯對原先承諾的人違背誠信，沒有屈從少數人的喊價，也讓財神酒店一擺數年，爲了誠信的堅持，他寧可承擔鉅額損失。

浩然大廈早期以預售方式興建時，不巧碰上工料大漲，殷先生也堅持依照原來合約價款、興建期限如期完成，無誠不立，營造業就是「立」業，當然要堅持誠信。

待人，殷先生永遠擺在待己之前，誠懇而真實，當年爲了台灣區營造業公會要有個恰當的領導人，殷先生等著互助營造董事長林清波返國，殷先生只有一句話：「你出來選，我跟你下跪」義薄雲天，林清波沒讓老前輩殷先生雙膝落地，這樣誠懇的感召，即使是毫無當選的把握，再怎麼樣也要出馬。

辦公室擺了頂工程頭盔，永遠以工程老兵自居的殷先生，做事情只有「實效」一個原則，從來沒想過如何宣傳；近六十年工程經驗，除了鼓吹「公共工程公開招標」召開過記者會外，從來沒爲自己的事做過宣傳，就連「浩然營」這個爲未來中國謀的極富新聞價值的事，一樣是默默在做，殷先生要的是將來的實際成效，眼前的掌聲相較之下，反而不重要了；殷先生的作風連帶也影響了殷太太，多年來奉獻現代中國文學英譯工作，相當費勁，爲的是讓外國人能瞭解中國文學現況，這樣饒富意義的事，一樣不需掌聲附和。

一隻卡西歐(Casio)的不銹鋼電子錶，二十多年前買的，十二塊九毛五美金，殷先生一直戴它，壞了，修了再戴。

殷先生就是這麼執著。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十八日